

怎樣閱讀古文

HOW TO READ CLASSICAL PROS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

A SERIES OF GUIDE BOOKS TO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怎样阅读古文

鲍善淳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次

引 言

一、识字与通读	7
(一) 识字	8
(二) 通读	15
二、确切理解古文词义	27
(一) 分解与合解	27
(二) 古文一词多义	35
(三) 词义的古今	43
三、认识古文用词的特点	54
(一) 实词用法灵活	54
(二) 虚词古今殊异	68
四、了解古今句法的差别	85
(一) 古今不同的词序	85
(二) 常见的词语省略	95
(三) 古文的固定句式	107
五、熟悉古人的行文习惯	118
(一) 用词委婉	118
(二) 援用故实	121
(三) 引经据典	124
(四) 变文避复	127

(五) 词语割裂	131
(六) 避讳改字	135
六、在阅读实践中提高	139
(一) 熟读与深思	139
(二) 正确使用旧注	149

引 言

“古文”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自序》里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他说的“古文”，指的就是古代的文献典籍。它是以周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我们今天说的“古文”，则还包括后代作家模仿上古汉语书面语言写作的文言文。

古文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同样是汉语，但是今天阅读它，不仅青年读者会有困难，有时连这方面的专家也会感到棘手。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很坦率地对别人说，他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理解，读《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不理解^①。古文为什么这样难读呢？王国维根据古书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阅读体会，总结出三方面原因：一是“讹缺”，二是“古语与今语不同”，三是“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②。

“讹缺”是古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的书籍，从竹木到丝帛到纸张，从简篇到卷帙到册页，从

①②见《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口传手抄到刻板及活字印刷，数千百年，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也不知经过多少次劫难，造成讹误、缺脱、衍羨、错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后人读之，苟无善本相校，必致文义难晓，有索解而不得者”^①。例如《墨子·鲁问》有一段话：“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败楚人。”这最后一句，长期以来，就使人“索解而不得”。经清代考据大师王念孙校订，原来“執”为“執”之讹，“函”乃“亟”之误。“執”即古“势”字，“亟”作频数解。“此若势”即“此势”，“此”与“若”同义；“亟败”即屡败^②。这样，原文疑义，涣然冰释。有不少古籍，就是这样经过后人校订，才成为可读之书的。因读误本书而闹笑话的事也不少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江南有位权贵，读左思《蜀都赋》注本，见有“蹲鸱，羊也”的说法，不知“羊”是“芋（即芋艿）”之误。有人送他羊肉，他竟回信说“损惠蹲鸱”，致使“举朝惊吓”，传为笑柄。这位权贵可说是不学无术，但古书的讹缺实在也误人不浅。《水经注·河水四》“水流松果之山”。明人锺伯敬所见的本子，误为“水流松果之上”，于是乎大加赞赏，连连加圈，叹为妙景^③。简直是“郢书燕说”的重版。正由于古书的讹缺给阅读造成很大困难，

①见孙德谦《刘向校讎学纂微·订讹误》。②见《读书杂志》卷九。③段玉裁《戴东原年谱》录戴氏语。

因而从汉代开始，从事校勘的学者代有其人。“校讎学”也就逐渐形成一门专门学问。

“古语与今语不同”，就是指古今汉语存在的时代差别。据说，元代有位书生，读《楚辞》不懂，竟破口大骂屈原：“写文章这样艰涩，投水死得活该！”^①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善于向人民学习语言的作家，说他作文故为艰深，恐怕有些冤枉。《楚辞》难读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语言存在时代的差别。语言是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以至于文字方面，古今都不完全一致。《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这几句诗，今天我们读起来已毫无韵味了，但在周代“车读如居”^②，“华读如敷”^③，与后一句的“琚”字同属古韵鱼部，完全合韵。在古文中，伏羲又写作庖犧(庖)，齐国的陈骈又写作田骈。据清人钱大昕考证，这是因为古读伏如庖，读陈如田，两字可以通用^④。由此可见，古今语音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不过，比较起来，古今差别最大的还是词汇。从词形上看，古代一个字常常就是一个词，而现代汉语则绝大多数是双音词。就词义看，同一个概念，古今用词往往不同。如：现代说“打水”，古代说“汲”；现代

①见元吾邱衍《闲居录》。 ②见汉刘熙《释名·释车》。

③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④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说“残暴”，古代说“虐”；现代说“热水”，古代说“汤”。同一个词古今意义又往往存在差别，如“往往”这个词，现代指的是时间上的经常，但在秦汉时期却是表示空间关系的“到处”。《史记·吴王濞列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往往而有”即到处有。

语法方面，由于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古今变化不大，但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现代说“使苏武投降”这句话，古代可以说成“降武”；现代说“不欺骗我”，在周秦时期一般写作“不吾欺”；现代说“应该派谁告诉你”，古代一般写作“当谁使告汝”。“可以跟他说话”这句话，古代往往只写作“可与言”。有时同一句话，用古今不同的语法规律来理解，意义可能大不一样。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汲黯是魏其”这句话，如果当现代汉语看待，应理解为“汲黯就是魏其侯”；但在古文中，就只能理解为“汲黯认为魏其侯是对的”。另外，作为汉语语法的重要方面——虚词的用法，古今的差别更为明显。

至于王国维说的“成语”，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流行的、具有特定含义的熟语，不能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如《诗经》中的“不淑”一语，是表示遭际不幸的专名。毛亨和郑玄均以“不善”解之。只看字面，所以不能得其真诠。由于这类“成语”只流行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可以看作“古语和今语不同”的一个方面。

其实，后人阅读古书，障碍还不止这些。因为在

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语言内部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起了变化，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也发生重大变革。所以宋代学者郑樵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①清代学者戴震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②在古代人人皆知的事情，到后代有时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弄不清，这就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隔阂。举例来说，贾谊《论积贮疏》：“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这一段话中，“请卖爵子”一句，在流行的注本中，大都解为“朝廷出卖爵位，人民出卖儿子”。这样理解，不仅“请”字无着落，而且连系上下文也扞格难通。本来文意很明显，前四句叙述民情，后两句告诫皇帝。毫无疑问，“卖爵”、“卖子”的主语都是“民”。民卖爵的事，在史书上是有据可查的：《汉书·文帝纪》：“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汉书·严助传》：“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典质）子以接衣食。”这里的“卖爵赘子”和《论积贮疏》的“卖爵子”说的是一回事，主语都是“民”。为什么不少注家鲁莽草率，硬要说“卖爵”的主语是“朝廷”呢？这就是

①《通志·艺文略一》。 ②《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

由于时移俗易，现代人知道封建朝廷卖官鬻爵的事，而对汉代的民也有爵可卖却极为陌生。汉民的爵来路大概有两条：一是花钱、粮从朝廷买得；二是由朝廷赐予。汉代皇帝常常在即位或遇有其他喜庆之事时，赐民爵位，以示恩惠。这种爵位，虽系虚衔，但在乡里可享有某些特权。一到凶年饥岁，贫乏之家往往请求把爵位转卖出去，以换取衣食。所以，《史记·文帝纪》司马贞索隐引崔浩说：“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民卖爵的事在贾谊所处的时代是妇孺皆知的，但在今天如不作点小小考证，却不容易明了。由此可见，古代名物制度的考证，也是确切理解古文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另外，不懂得某些方面的专门知识，也会阻碍我们顺利读懂古文。戴震就曾说：不通天文，不可以读《尧典》；不通地理，不可以读《禹贡》^①。

总之，古文作为古代的书面语言，流传到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古文难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最迫切、最直接的还是字、词、句方面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打算就这方面，介绍一些必要的阅读常识。

^①见《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一、识字与通读

读书必先识字。但是中国的方块字的确是“难得可怕”的“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①。我们的前人早已领教了此中苦况，向来有“文字关”、“拦路虎”之称。读书破万卷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感慨万分地说“读书难字过”^②。古文，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古文，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古字古义。如果我们不懂一些文字学常识，不了解古人用字的条例，那是很难读懂古文的。

古人用字的条例有二，一是用意义，一是用声音。现代语言学家杨树达说：“古人之用字，有用其形即用其义者，亦有如今人之写别字，用其形不用其义而但取其音者。”^③他把了解字的形体构造称为“识字”，而把从声音上来推求字义，称之为“通读”。又说：“识字者，辨形之事也，而通读则求义之事也。”^④弄清一个字的形体构造，也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字义。

①鲁迅《门外文谈》。 ②杜甫《漫成》。 ③④《积微居小学述林·彝器与文字》。

(一) 识 字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字形的构造一般可以表示这个字的本义或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因此，字形是我们了解字义的重要依据，分析字形有助于掌握字义。《周礼》上说：“古者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是前人分析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这就是说，远在周代就已有有人注意分析汉字结构，懂得从字形上去把握字义，并以此进行识字教学。这个说法是大致可信的，因为在《春秋左传》中，就有用分析字形的办法来解释字义的例子。如“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蟲为蠱”^①等。可见，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从字形分析中把握字义，是一种古已有之、行之有效的方法。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看看字形和字义的关系。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

——《礼记·檀弓》

这段话中的“班”字，如照现代汉语的文义来解释，显然是讲不通的。那么，不妨来看看它的字形。如果懂得一点文字知识，就可以知道，“班”字是由三部分构成，中间是刀的象形，两边是两串玉。所以

^①分别见宣公十二年、宣公十五年、昭公元年。

《说文解字》说：“班，分瑞玉也。”可见，它的本义是分玉，从分玉引申为一般的“分”。“班”在古文中常作“分”讲。“班邑于从者”，意为把人民聚居的地方分给随从的臣子。

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報囚。

——《汉书·严延年传》

唐颜师古注“報”为“奏報行决也”。看来他是把“報”理解为“報告”、“上報”。这也可以说是不识“報”字。“報”，右边的“反”，是“服”的本字。甲骨文写作①，象一只手揪着一个人跪在那里。左边的“幸”，不是幸福的“幸”，是“𠂔(音捏)”的变形，甲骨文写作，是手铐的象形。合在一起是使罪犯服罪的意思，也就是指断狱、判决。在古文中经常用来指判处死刑。“報囚”，即处决罪犯。

这样通过字形的分析，不仅能了解字的本义，懂得古训的由来，加深印象，方便记忆，还能纠正一些误解，解决阅读中一些疑难。如：

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亲中有病如成者，谓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祥？”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前三句，现有的标点本都是这样断句的。其实是由于不知道“去”字的本义而造成的误解。“去”字

①甲骨文是商殷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小篆写作杏^①，下半是容器的象形，上半象盖子。容器装上东西，盖上盖子，表示“储藏”的意思。因此，这几句应读成“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是说李成得了华佗给的药，储藏了五六年。下文“何忍无急去药”的“去”，同样是这个意思。

以上数例，都是从字形分析中得出字义。但是，汉字并不是都能用这方法分析的。宋代王安石写过一部《字说》，闹了不少“以竹鞭马为笃”、“坡者土之皮”^②之类的笑话。就是由于他不承认汉字大多数是形声字。而形声字是由象形符号加上标音符号构成的。一般说来，形声字的形旁所表示的只是这个字所属本义的意义范畴，一个总的类属。但识别形声字的形旁，对于掌握字义同样是有重要作用的。清代学者陈建侯说：“每见一字，先求其母（指形旁），如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于其偏旁所合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③当然，“万无移易”很难说，而了解形旁字的意义，有助于掌握字的本义却是毋庸置疑的。举例来说：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题。”

——《韩非子·解老》

①小篆是秦代通行的文字，也称“秦篆”。 ②见《调谑编》。

③见《说文提要》序。

这个“題”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太好懂。从字形上看，“題”是个形声字，“是”为声符，“頁”为形符。“頁”音谢，小篆写作，下半象人身，上半就是“首”字。本义就是人头。所以，凡是以“頁”为形旁的字，本义都与头有关。如：“顛”、“頂”，本义是头顶；“頗”本义是头偏；“顧”本义是回头看；“頓”的本义是叩头。“題”的本义也一定与头有关，原来“題”就是额头，“白題”就是白额头。

又如“行”字，也经常用作形旁。甲骨文写作，象四通八达的路。本义就是道路，因此，凡以“行”为形旁的字，大都与道路的意义有关。

横術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

——《汉书·燕刺王旦传》

这里的“術”字，“行”是形符，“术”是声符。本义是城邑中的道路。“横術”就是都城中东西向的大路。“術”作为抽象的“道”或“法”讲，是道路意义的引申。

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衝，击之以戈。

——《左传·昭公元年》

这里的“衝”字，也是以“行”为形符，本义是交叉路口。“及衝”，是说“在交叉路口追上了”。成语“首当其衝”的“衝”也还是指交通要道。

形旁字“辵”，音辍，在现代汉字部首中写作“辵”，本是由“彳”和“止”构成，“彳”是“行”省略一半，“止”是脚趾的象形。所以，凡以“辵”为形旁的字

都和脚走路的意义有关。

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公孙丑下》

“造”字，“辵”是形符，“告”是声符。本义是指到某地去。“造朝”就是到朝廷上去。

桓公亲逆之于郊。

——《国语·齐语》

“逆”也是以“辵”为形符，本义是前往迎接。

形旁字“斤”，是一种砍柴短斧的象形符号。所以，凡是以“斤”为形符的字，都与刀斧或用刀斧砍削的意义有关。《诗·豳风·七月》“取彼斧斨，以伐远扬。”“斨(qiāng 枪)”是一种方孔的斧。《诗·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斯”的本义是用刀斧砍劈。其他如斫、斲、斲(zhú 竹)、斲(zhuó 酌)、斩、断等也都与用刀斧砍削的意义有关。

总之，形旁字的形体是长期以来经广大人民群众约定俗成概括出来的，是构造汉字的基本部件。用它们可以造出大量新字。我们掌握它，不仅对认识形声字有帮助，还能以少胜多。如“止”这个形旁字，甲骨文写作，是脚趾的象形。由此可见，凡是以“止”为形符的字，都与脚走路的意义有联系，象“歷”、“歸”等字就是如此。有了“止”这个部件，古人就广泛运用来造新字：在下面加一横，写作，就表示从某一起点向前去，后来写成“之”。所以，古文中的“之”，经常作“往”讲。两止相背，写成，就是表

示乖违不顺的“舛”字；两丂同向朝上，旁边再加表示山阜的形符，写作陟，就是“陟”字，意思是向上登升；同向朝下，写作陞，就是“降”字，表示从高处下降；同向朝前，旁边加上表示水的形符，写作涉，就是“涉”字，表示脚从水中过去；画四个丂在一个方块四周，写作囿，表示对某一地区的包围，减省作𦉳，即“韋”字，后代写作“圍”。《汉书·成帝纪》：“是日大风，拔甘泉時中大本十韋以上。”“十韋”即“十圍”。兽皮可用以圍繞、捆束，故也称“韋”。汉字的部首，多数就是形旁字。因此，掌握这些形旁字，不仅有助于识字，还能帮助我们查检字书，选择字义。

汉字由于数目繁多，类似现象非常严重，如果不知道辨析字形，是难免张冠李戴，误读古书的。如《汉书·张释之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这里的“抔”，以“手”为形符，指用手捧。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却把《汉书》这段话编入“杯”门。

要区分类似字，就得分析字形，搞清它们的结构。如我们弄清“盲”下部是“目”字，字义与眼睛有关；“育”下面是“肉”的变形，而以“肉”为形符的字大都与人体或内脏有关，那么，就不会把“病入膏肓”，误认为“病入膏盲”了。又如“卻”和“郤”很相似。但“卻”的形旁“卩”，是“𦓐(膝)”字的初文^①，膝是腿关

①用杨树达说，见《积微居小学述林》。